

鬼郎中

比鬼神更可怕的是人心

——墓笔记更悬乎的是盗墓中医小说

冬雪晚晴

文匯出版社



目擊項

深光宮

中藏寺

九峯山

白雲寺

五美上關

二寶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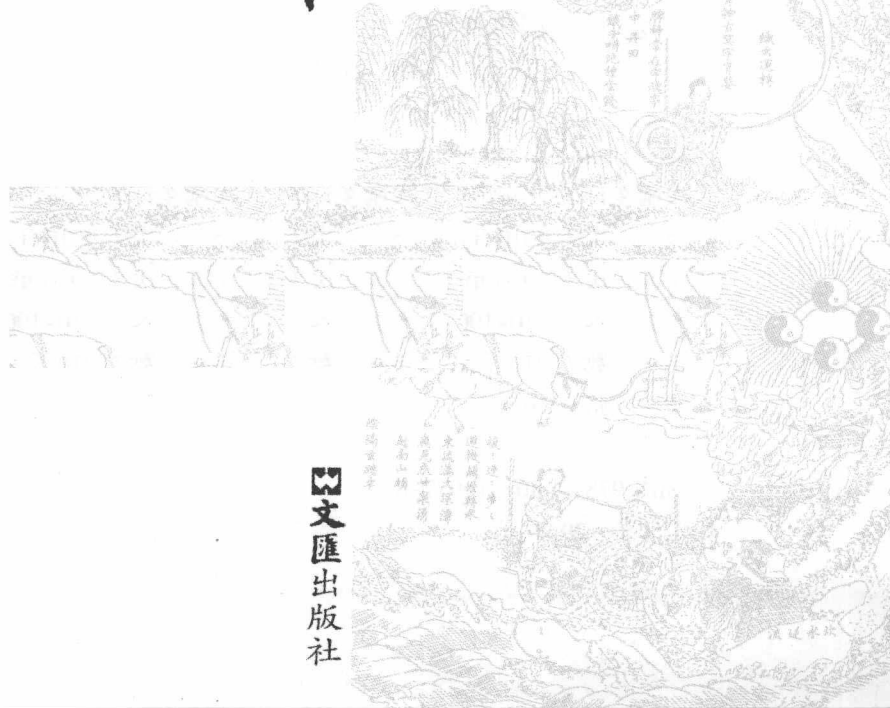
書卷之

五美上關

二寶石

鬼郎中

冬雪晚晴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郎中 / 冬雪晚晴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10. 9

ISBN 978-7-80741-977-8

I. ①鬼… II. ①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1989 号

鬼郎中

作 者 / 冬雪晚晴

责任编辑 / 竺振榕

特约编辑 / 叶 枫 何静妍

封面装帧 / 姚姚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版 次 /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210 千字

印 张 / 16

ISBN 978-7-80741-977-8

定 价: 29.80 元



- 楔子 骨蛇 / 001
- 第九章 落钱金塘 / 063
- 第一章 尸毒 / 009
- 第十章 鬼胎(1) / 067
- 第二章 邪寒 / 013
- 第十一章 鬼胎(2) / 073
- 第三章 不见天日的毛发 / 021
- 第十二章 村卯 / 079
- 第四章 鬼面蛇蛊 / 025
- 第十三章 七十三·鬼来接 / 085
- 第五章 王家鬼祠 / 031
- 第十四章 活死人 / 091
- 第六章 不肯死去的人 / 039
- 第十五章 以毒攻毒 / 097
- 第七章 鬼髓妖花 / 047
- 第十六章 神光尽散 / 105
- 第八章 银针刺穴 / 057
- 第十七章 风水煞局 / 111



第十八章 奥药 /119	第二十七章 天然毒源 /185
第十九章 剥脸皮 /125	第二十八章 阴锣 /195
第二十章 鬼影重重 /131	第二十九章 望月蟾 /203
第二十一章 中邪 /139	第三十章 吊死 /209
第二十二章 挖脑 /145	第三十一章 鬼魅 /217
第二十三章 身亡 /153	第三十二章 嫁胎 /227
第二十四章 作怪 /161	第三十三章 惊变 /237
第二十五章 失魂落魄 /169	第三十四章 真相 /245
第二十六章 喊魂 /177	

楔子 · 骨蛇

我打着手电筒,看着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浓雾,心中有些后悔,不该贪图赶路,错过了宿头不算还走错了路。当务之急,自然是要赶紧找到出路。

我自幼跟随师父学习医术,今年十五岁,进山采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但是这条山路,实在不熟,只是下午听得人指点,说是有一条这样的近路,半日功夫就可以翻过山去——我因为惦记着家中年迈的姥姥没人照顾,便想着尽快赶回去。却不曾想走错了路,迷失在这群山中,还碰上了这等罕见的大雾。

我的父母都在省城工作,我自幼跟随姥姥住在山村。八岁那年,蒙村里唯一的老中医相中,收为弟子。平时跟随老中医读书学医,进山采药,日子倒也过得清闲惬意。老中医如今也上了年纪,腿脚不太方便,采药的任

务，就落在了我身上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黄昏七点左右，今晚想要出山，是不太可能了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一户人家借住一宿。

突然，白茫茫的雾气，一道耀眼的白光，横贯过天际，落在远方的山头上。随即，耳畔响起巨大的轰鸣声——轰隆隆……轰隆隆……

“打雷了？要下雨了？”我顿时一愣，此时正值春暮夏初，天气变化无常，要下雨也属于正常情况。只是，我惨了！

一念未了我耳畔又响起轰隆隆一阵大响，随即，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——四周的浓雾倒是消散不少，眼前刹那间开阔起来。我忙撑开雨伞，四处寻找躲雨的地方。这雨太大了，而且一经下雨，只怕这晚上的山路滑得紧，不好走。一旦失足摔下山坡，轻则骨断筋折，重则丧命。

一边想着，一边四处乱看，正巧，旁边有着一处平坦的山坡，一块突出的大石头，宛如是天然的石亭一般。我心想这附近恐怕是找不到人家了，就暂且先到石头底下躲个雨。

我小心地顺着山坡走了过去，站在那平坦山坡的大石头底下，轻轻地松了口气，还好还好——这雨看着要下上一阵子。山区一旦碰到暴雨，会形成短暂的水流，从上面冲击下来的力道是很大的，如果雨够大，把人冲下山坡的可能性都有。

我把雨伞收了，放在背上的药筐里，举着手电筒照了照。突然，我有些愕然，在山石的岩壁上，爬着一些爬藤植物，透过叶子，隐约可见些模糊的字迹。

我心中甚是好奇，忙取出药铲，把那些爬藤植物铲除，这石壁就露出了原本的面貌。果然有一些模糊的字迹，只是年代久远，已经难以分辨，加上看着像是先秦鸟篆，我更是不认得。

更让我惊讶的是，石壁上，竟然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，可容一个人弯着腰进出——我一手拿着药铲，一手举着手电筒，对着里面照了照，黑

黝黝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猛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一道霹雳闪过，足足有着水桶粗细，带着紫色的电光，狠狠地砸在山坡上。我眼前一亮，恍惚之间，一只金色的小兔子，从我面前一闪而过，闯入那个黑黝黝的洞口中。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，电光暗了下去，随即，震耳欲聋的雷声响起……

我打了一个寒颤，暗叹天威之猛，心中却是好奇，那只兔子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手电筒的光线太暗，看不清楚山洞内的情形，我看了看洞口，并没有任何腥臭怪味，应该不会有猛兽盘踞。

而且，既然那只兔子敢进去，想来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危险——我在山区生活多年，对于这类小动物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一般这类小动物，对于潜在的危险，都是比较敏感的。

我举着手电筒，向洞口走去，为防万一，我特意紧紧地握着那把药铲。

洞口不算太深，里面也比外面宽阔了很多，突然，一道强光射了过来，耀得我眼晕——迎面，一具骷髅，靠在一口棺材上，两只空荡荡的眼窝子，冷冷地盯着我，森森白齿，狰狞而笑。

地上还有一些零星的白骨散落和一些破碎的瓷片，我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颤，背后发凉，冷汗直冒。但是，出于好奇心，我还是举着手电筒照了照——由于年代久远，棺木上的油漆彩绘大都剥落不堪，隐约可见似乎有龙纹……

龙纹？我心中大惊，在中国古代，龙纹可是象征着帝王至尊。难道说，这棺木中的主人，身前竟然是某个皇朝的皇室中人？但是，这个墓室也实在太过简陋，怎么看，都不像是皇家陵墓。

棺盖被推开了一半……如果我够理智，就应该尽快离开这地方，可是，我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心。

我举着手电筒，一步步地向棺木走去，由于过于紧张，双手忍不住颤抖，导致手电筒也握不稳，光线闪烁不定……

又一道闪电，照亮了墓穴——强烈的白光中，一只金色的小兔子，在我眼前一闪而没……

闪电过后，随即暗淡下去，我心中不禁狐疑不已见到那只金兔子，刚才第一次，我怀疑是电光造成的视觉错误，人的眼睛在强光之下，常常会造成一些颜色误差的，比如说那只兔子，也许明明就是白色的，却被我看成了金色……

可是这次我保证没有看错，那只兔子是金色的，而且，在闪电的强光中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只兔子，跑进了棺材里面——这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：一只兔子的窝，在棺材里面？

我定了定神，强行安慰自己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不怕不怕，不就是棺材和尸骸吗？百年之后，我不也是这等样子，有什么值得恐怖的！

我这么一想，倒是镇定不少，举着手电筒，小心地走到棺木边——棺材里面，也躺着一具尸体，只是年代久远，尸体早就腐烂成了一具白骨，两只黑黝黝的眼窝子，就这么瞪着我。

明明已经死了很久的人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感觉，不管是棺材外面那个半坐着的骷髅，还是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尸体，它们那空荡荡的眼窝子，总像是盯着我，看得我全身的汗毛一根根地竖起来。我真的很想赶紧离开这鬼地方，可是我两只脚一动也动不了。

我能够清楚地听到心跳声，“砰，砰，砰——”似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，坟穴很小，狭隘而压抑。偏偏，我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，又向前凑了凑。可是棺材内，并没有什么兔子，也不知道那只兔子跑什么地方去了。

咦……这是什么东西？

我打着手电筒照了照，已经化成森森白骨的那具骷髅，左手拇指指骨上，带着一枚黑黝黝的扳指。

“要不要拿出来看看？”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但又莫名的紧张，一

颗心砰砰跳得厉害。

我迟疑了片刻，还是弯下腰伸手摸了进去，但是，那具尸体的拇指，居然是向里扣着的，呈现握拳的状态。如此一来，要想取下扳指，就有些费力，我手上微微一用力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那尸体的指骨竟然被我拗断了……

太过紧张的我并没有发觉，一股淡淡的红色雾体，随着指骨的断裂，已经无声无息地顺着我的鼻息，被我吸入体内。

那枚黑幽幽的指环入手有些沉重，不知道是用什么金属打造的，表面上还有一些古怪的花纹。我看着甚是喜欢，口中呐呐念叨：“您老人家死都死了，要这东西也没用了，就借我玩玩吧！”

阿弥陀佛！我这可不算盗墓，我就是偶然经过而已……我这是捡来的！我知道哪怕是在偏僻的山村，盗墓依然是一件遭人鄙视的行径，但是，我心中真的很喜欢那枚有着古怪花纹的指环。

强烈的欲望，让我想要把它占为己有——似乎，它生来就应该属于我的……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会有这么一个荒唐的念头。

我小心地把指环藏在口袋里面，刚才被我这么一动，那具骷髅的手指骨下面，露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——我心中纳闷，这尸体都化成白骨了，就算有殉葬品，除非是金银玉器之流，只怕也早随着尸体一起腐烂了，怎么这里面倒还藏着一本旧书？

反正，连指环都拿了，索性就不做，二不休，我弯腰趴在棺材上，伸手进去把那卷旧书也拿了过来。在我取出那卷旧书的时候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刺痛了我一下，我举着手电筒照了照，顿时头皮发麻——这是什么鬼东西？

我是学中医的，自然清楚人体的基本骨骼，我敢保证，任何人的骨头，都不会长成这副模样……

那个刺痛了我的白骨上，成脊椎状态，一串串地连着，从脊椎中，整齐

地伸出两排倒刺，如同是人类的肋骨一般，但比人类的肋骨要细小得多。刚才我没有留意，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尸骸拇指上的扳指和那卷破书吸引了，如今举着手电筒，细细地看过去，这诡异的骨头，成长条形，贯穿尸骸的胸前肋骨，缠绕上尸骸的脖子，延伸到脑壳里面。

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，这应该是某种蛇类的骨头。这么一想，我心中更是有些害怕，一条死在棺材中的蛇？这蛇是怎么钻进棺材里面，然后缠绕上尸骸的？

我拿着手电筒，对着尸骸的脑部照去，想要从空荡荡的眼窝子里面瞧个究竟，但是，那空荡荡的眼窝子，居然像是来自九幽之城的噩魔，就这么冷冰冰地盯着我，盯得我毛骨悚然……

算了，这蛇不关我的事情，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！

我心中害怕之极，退后了一步，借着手电筒光着看手上的那卷破书，土黄色的纸页上，用篆文写着古朴的五个字——青囊经补术。

我用手电筒照着翻了翻，里面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映入眼帘，我却是越看越心惊胆战——这竟然是一卷残缺不全的医书，据记载，乃是出自神农奇方。

我自八岁随师父学医，至今已经七载春秋，也算是略有小成，可是这青囊经补术上面记载的奇方偏单，实在是匪夷所思，我一时看得入迷，浑然忘了身处墓穴之中。

突然，一道耀眼的紫光，像是一把利剑，狠狠地刺进阴暗的墓穴中，我本能地抬头——对面的墙壁上，一个巨大的黑影，正恶狠狠地对着我扑了过来！我吓得惊叫出声，转身就要跑，但脚下一紧，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本能地低头看过去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！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条已经化成白骨的蛇，居然缠在了我的脚上。森森白骨，如同是倒刺一般的骨刺，似乎要把我勒死。更诡异的是——这蛇的蛇头，竟然是活的，真的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，这蛇的身体都

已经化成白骨,但蛇头却还保持原本的模样,一点也没腐烂。

我一动也不敢动,眼看着那呈现诡异深蓝色的三角蛇头,带着幽暗的光,对着我恶狠狠地扑了过来。我惊叫出声,“啪”的一声,手电筒掉在地上,电光一闪而过。黑暗中,头突然晕沉沉的,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。记忆里,只有那已经化成白骨、脑袋却保持原形、有着深蓝色诡异蛇头的蛇,吐着开叉的黑色信子,向我扑了过来。

……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醒来,微弱的阳光透进墓穴,距离我不到一尺远的地方,一具骷髅,冷冰冰地盯着我……

背脊上顿时冒出一阵冷汗,只感觉说不出的邪门,立刻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了起来,把药筐、药铲、雨伞、手电筒等收拾好。太阳出来了,大概是太阳的缘故,驱散了坟穴里面的阴森恐怖。我从地上捡起那一卷青囊经补术,小心地收拾好,心中却有些好笑。

我居然在一个坟穴里面,和两具骷髅为伴,睡了一宿?只怕说出去,谁也不会相信。对了,还有那条诡异的骨蛇,我不是被蛇咬了吗?怎么会没事?

我微微颤颤地站起来,大着胆子,再次向棺材看过去,那具已经化成白骨的尸体,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棺材内,但是,那尸骸是很正常的人类骨骼,并不是昨晚我见着的那个缠绕着蛇骨的诡异状态……

那条骨蛇不见了——难道一切都是我的幻觉不成?想来是的,如果我真被蛇咬了,焉有命在?这等依附尸体而生的蛇类,都是奇毒无比。而我此感觉,自身并无什么异样,倒也放下心来。

只是此地透着一股子的邪气,不宜久留,我深深地吸了口气,忙背起药筐,手忙脚乱地爬出坟穴。

外面,果然已经雨过天晴,初升的太阳,金光灿烂,驱散了黑暗和邪气。我深深地吸了口山间清新的空气,转身对着那个黑黝黝的洞口拜了三

鬼郎中

008

拜,低声祷告:“祖师爷爷您请放心,我把此书带出去,势必用此济世救人,绝对不敢胡作非为,但愿祖师爷爷保佑我……”

我想着,那墓穴中的主人用医书陪葬,势必是杏林高手,自当是吾辈学医者的先辈祖师之流。

随即,我又扯了一些爬藤植物,把洞口掩盖住,这些爬藤植物的生命力非常强,只要占着岩壁上一点点的土,就可以繁殖蔓延,想来不用多久,这些爬藤就会再次把洞口牢牢遮掩住。

第一章 · 尸毒

离开了那个坟穴，顺着山路走，向一早起来上山砍柴的樵夫问了路，很快就翻过山，远处，山村已经隐约在望。但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原本一直精神不错的我，居然开始感觉脚下有些虚浮，头也晕沉沉的……

自幼跟着师父学习医术，平日里滋补的药吃了不少，加上自小练习神医华佗传下的五禽戏，向来身强体壮，从来没有患过什么病。因此，我理解成是因为饿了两顿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我身体再好，不吃饭总是不成的。

我一念未了，陡然脚下一个趔趄，身不由己地倒在了地上。随即，眼前一暗，我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前后了。一盏老旧昏暗的灯泡，吊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。已经微微发黄的水沙蚊帐上，一个黑色的影子，静静的，一动也不动……

我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全身都汗津津的。抬头

看过去，却见师父他老人家正站在床前，见我醒转过来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叹道：“你这孩子啊！”

师父已经七旬开外，平日里身子骨还算健朗，中等身材，须发却已经是白花花的一片了。

“师父，我怎么在这里？”我忙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，四处看了看，这里是师父的房间，我几乎天天呆在这里，一眼就认了出来。闻到熟悉的药香味，我的心也一下子安定了下来。恍惚记得，我好像是晕倒在路边的。我看着师父他老人家，讪讪笑着说：“我饿晕在路边了？”

“饿晕？”师父哼了一声，脸色极端不好，良久才道，“你要真是饿晕了，倒是好了！”

我见师父脸色不好，也不敢说什么，平日里师父虽然甚是和蔼，但是正事上，却严厉得很，我自然还是有些怕他的。

“你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沾染上了这等邪气的尸毒？”师父顿了顿，指着我的脑袋骂道，“你嫌弃命长了？你知不知道，要不是有过路人正好认识你，把你背来我这里，你这条小命，今天就算交代了！”

“我……”我大惊失色，尸毒？难道说，我竟然在那个墓穴中沾染上了尸毒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记得医书上说，但凡尸毒，都是尸体腐而为化，埋于地下良久，造成尸毒。那两具尸体，明明都已经化成白骨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尸毒？

“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师父怒道。

我被师父一吼，吓得差点魂不归窍，结结巴巴地把昨天迷路，避雨无意中躲进坟穴的事情，匆匆地说了一遍。但是，由于担心挨骂，我没有说从坟穴中拿走了那枚黑色的指环和青囊经补术的事情。

师父他老人家听完，伸出一根手指头，重重地在我的脑门上敲了一下，随即又摇头叹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这坟穴岂是躲雨的所在？幸而我刚才已经用银针刺穴，控制住你的毒性，加上我这里还有你祖师爷留下的药，想

来还是可以控制一段时间的,余下的事情,就只能听天命了。”

我一听,顿时就傻了眼,急问道:“师父,您老人家是说——我这个尸毒,没的救了?”

“只要不是司命之所属,凡病皆可医治,不可治,那只代表着我们医术不够罢了,我救不了你,不代表着别人也救不了你,你且不要着急。有你祖师爷留下的药,三五年之内,你是不会有事的。”师父叹道。

我听后冷汗直冒,三五年之内不会有事,那过了这三五年,我可怎么办?我才十五岁,再过五年也不过才二十岁,贪生怕死,人之常性,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死。

“多用点心思在医术上,将来就算我不在了,你也可以自救。否则,一旦尸毒发作,你后悔也来不及!”师父说道。

“是!”我连连点头。

“天色不早了,你先回去吧。对了,你中了尸毒的事情,别告诉你姥姥,免得她老人家担忧!”师父嘱咐道。

“知道了!”我忙答应了一声,就算师父他老人家不关照,我也不敢告诉姥姥。姥姥是上了年纪的人了,天知道一着急,会不会闹出什么事来,我岂不是更加罪过大了?

我的父母都在省城工作,我和姥姥在这山村相依为命,因此感情极好,反而胜过父母不知道多少倍。

回去的途中,我心中有些奇怪,师父向来谨慎严谨,我身上带着那枚黑黝黝的指环和青囊经补术,他老人家竟然没发现?也许,师父是忙着救我,没有发现这些吧?

从此以后,我跟着师父,不敢像以前那么吊儿郎当的了,开始认真研修医术,甚至每次去小镇上,我都会买一些乱七八糟的医书。然后,借故把青囊经补术上面不懂的问题,夹在里面请教师父。

青囊经补术上记载着一则导气之术,据说,长久练习,可以祛病强身,

延年益寿，我没事的时候，也参照练习练习。

我自然也不望什么延年益寿，只要能够解尸毒就成。偏偏，这卷奇书上，邪门偏方记载颇多，就是没有解除尸毒的法子，让我只有干着急的份。

两年匆匆过去，在一个春天的早晨，师父留下一份书信，一瓶丸药，不辞而别了。我看着师父留下的书信，茫然若失。

书信中说，他没有法子解除我的尸毒，并不代表这尸毒就成绝症，让我将来可以去大城市碰碰运气。我也很想去大城市求医问药，但是，姥姥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，我一旦走了，她老人家孤苦无依，我岂能忍心？

我几次写信给父母，希望他们能够来看看姥姥，可是换来的，只是寥寥几个字的回信和每年固定的汇款。我也无奈，只能等着姥姥百年归天后，再谋打算。光阴似箭，一晃又是两年匆匆过去——

我的尸毒也发作过几次，每次都是在深夜时分，幸而有师父他老人家留下的丸药，才幸免于难。绕是如此，我依然被这尸毒折磨得痛苦不堪，唯恐哪天突然毒发，从此一命呜呼。

师父走后，附近村子里谁家有个小病小痛的，自然而然就开始找我医治了，我也守着当初的诺言，治病救人，不索取银钱谢礼，因此在村子里面，名声甚好。